

中华上下五千年(九)

清 史

(五)

余东亮 主编

目 录

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员
迷不知返	员
公堂讯问	源
皇上的“大度”与口诛笔伐	猿
封疆大吏不敢怠慢	苑
苏四十三起义	苑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猿
抗暴起义	猿
由滇入川，分军转战	源
牛佛渡会师	缘
绵州之战	苑
眉州之战	苑
转战陕甘和阶州保卫战	愿
田五起义	猿
兰芳国	猿
立志海外，辟建坤甸	猿
苏丹垂青，求助平乱	苑
兰芳开国首创共和	苑
勤政爱民，国固身瘁	猿
位传十世 荷人称奇	源
担 当	源
弘 仁	猿
髡残石溪	缘

八大山人	缘苑
东皋心越	迹源
石 涛	殒殒
扬州八家	愿愿
四大徽班进京	愿愿
乾嘉学派考据大师戴震	愿愿
嘉庆庚辰兵部失印案	愿愿
嘉庆皇帝遇刺案	怨愿
变起仓卒 嘉庆遇险	怨愿
严刑逼供，不了了之	怨愿
传言纷纷，清史疑案	怨苑
击败廓尔喀	怨愿
《钦定西藏章程》	愿愿
马戛尔尼来华	愿苑
乾隆惩治贪官	愿愿
一身貂褂罚俸半年	愿愿
清代中叶白莲教农民大起义	愿愿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愿愿
天理教起义	愿愿
天理教起义攻入皇宫案	愿愿
平定张格尔	愿愿
桐城派之兴衰	愿愿
避席畏闻文字狱	愿愿
从《病梅馆记》说起	愿愿



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迷不知返

乾隆晚年，当文字狱转入低潮后，却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这就是尹嘉铨为父尹会一请谥案。

尹嘉铨，原籍直隶博野县，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内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不久，便以年老休致。尹嘉铨平素醉心于道学，常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转世，直接孔子真传。其父尹会一，也是清朝的一位道学家，雍正进士，乾隆初年曾任河南巡抚，后累官至吏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此人颇负学名，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道学著作，同时还以纯孝著称于世，为官之日凡有善政必归美于母亲；回家乡居，搞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时，尹会一年逾五十仍枕土块，身躺草席，极尽居丧古礼，人们很受感动。为表彰其贤孝，乾隆特别为他年迈告归乡里之际赐诗一首，内中有言：“尹会一上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

聆母多方训，
于家无闲言。
麻风诚所励，
百行此为尊。
名寿辉比里，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那个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孝慈萃一门。

扰闻行县日，

每问几平反。

尹会一得此殊荣，名噪朝野，身价倍增。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 1781年）三月，皇上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蹕保定。此时已经退休家居的尹嘉铨趁机递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奏折里称，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褒扬，宣诏中外，今已去三十余年，请皇上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康熙朝讲道学的名臣）“清献”二字之例，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

乾隆看到奏折后，心中颇为不快。因为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它关系到对死去大臣的一生应作何评价，所以特由内阁撰拟后皇帝亲自圈定。今尹嘉铨为父求谥实在荒唐可气，所以乾隆朱笔批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

然而，尹嘉铨迷不知返，请谥不成，又转而奏请皇上准许其父从祀文庙。奏折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接着引出家父生前曾考察过已故大臣汤斌的德行政事，认为亦应从祀文庙的心愿，到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均堪从祀。至于家父尹会一，既蒙圣上赐诗扬孝道，自可一并入祀。

这回乾隆可火了，你尹嘉铨为父求谥已属狂妄，免治尔罪已是宽大至极。今又为父请求从祀孔庙，真是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倘若天下臣子都学你的样儿，为博取孝名不惜屡干国家定典，朝政岂不陷入大乱。尹嘉铨之罪不严治则无以



彰国法惩将来。于是乾隆马上降旨：立即革去尹嘉铨顶带，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博野原籍财产以及在北京的家产。乾隆特别交代：“查抄时贻产物件尚在其次”，“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如其家中存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查，据实奏出”。

奉旨抄家的直隶总督袁守侗和京城大学士英廉自然不会让皇上失望。英廉从尹嘉铨在京寓所内共查出三百一十一部套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散书，一柜尚未装订的书，六十五本法贴册页，五十八卷字画，一百一十三封书信，一千二百块书版。直隶总督袁守侗从尹嘉铨博野原籍家内也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然后派员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检阅。

为了对如此浩瀚的书册详加察勘，不使可能存在的悖逆之语稍有遗漏，英廉精心挑选出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且办事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同他一齐研阅尹家藏书。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将全部书籍检阅完毕。虽然劳累，但收获却是空前的。尹嘉铨不愧是位道学家，非但藏书丰富为一般人难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亦为一般文人、官僚所不及，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作过序文的书，总共约九十多种。这些书当然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点，最后，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一处所谓悖逆文字。

等了十多天心里已经有些着急的乾隆这回高兴了。有了这些文字，惩治尹嘉铨可就游刃有余了。



公堂讯问

位至三品的尹嘉铨为私情而干越国家大典，惹得皇上龙颜大怒，不只一次地降旨，飭令严办，此案当然非同小可，负责审案的大学士三宝等人心中惴惴，不敢怠慢，尹嘉铨被押抵北京后，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讯问。公堂之上，审问大员们声色俱厉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昔日的同僚，有时也按捺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讥讽、挖苦甚至调侃上一会儿这位落难的官僚，而受审者有的只是狼狈、卑屈、恐惧和绝望。且看公堂上的一问一答：

问：尹嘉铨你曾为三品大员，休致家居，理应安分守己，为何敢妄陈谬见？赐谥乃朝廷大典，难道是臣子所敢希冀的吗？你的第一道奏折已经获罪了，第二道奏折竟敢为父请求从祀孔庙，并且先将汤斌诸人罗列于前。汤斌诸人的品行事迹，皇上岂能不知，何须你妄为呈请，你又专为你父起见，如此肆无忌惮，大肆狂吠，是何居心？据实供来！

供：我因父亲尹会一从前仰蒙皇上赐诗褒扬孝行，想来可以请求谥号。又因平日听汤斌等人都有些事迹，似乎应该从祀孔庙，至于我父亲不碍一同附入。于是，一时糊涂昏愤，撰写了这两道奏折。今恭阅皇上朱批和谕旨，如梦方醒。仔细想来，易名赐谥，从祀文庙，岂是做子孙者可以请求的。至于汤斌诸人品行，皇上深悉其详。我上此两道奏折，实是狂吠无忌，罪该万死了。

问：尹嘉铨你为父请求赐谥、从祀，以为如此尽孝可以留名。岂不知谁非人子。若人人要尽孝，都可以私情干越大



典吗？你心里必然会想，因此获罪仍不失为孝子。这都是你的私心。你想一想，古来配享孔庙香火的人很多，其中哪个是他的儿子给他请的。倘若你父亲尹会一果然很好，天下自有公论，岂是你自己能求得的吗？

供：我上呈两折只是妄想尽人子之心，没有想到朝廷大典不是做子孙的可以求得的。总之，我的命运已尽，天夺其魄，以致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举，只求将我从重治罪，无言可辩。

尹嘉铨既不喊冤叫屈，也不推卸狡辩，对所犯之罪供认不讳并且请求重治，三宝等人实在没的问，只好将尹嘉铨押回牢房，静候英廉检阅尹家藏书的结果。英廉不孚众望，竟在尹嘉铨自著之书内查出一百三十一处悖逆文字。这回，三宝等人可来了精神，于是重开公堂，再行审讯。

问：尹嘉铨你所著《近思录》内，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你父亲尹会一称为“四子”，把他们说的话称作“四子遗书”，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相比吗？你的比方高至如此，岂不狂妄么？

供：我因为平日听说汤斌等人品行好，又都著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集了一些，编辑成《近思录》，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称为“四子遗书”。其实，他们四人哪里赶得上颜回、子思、曾参、孟子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

问：你所撰《尹氏家谱》内，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这些字难道是臣子能用的吗？另外，在你母亲行状一节内，称母死为“薨”，此等字样又岂可寻常通用，你难道不晓得吗？

供：我用“宗庙”、“宗器”等字样及母死称“薨”之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时，袁崇焕被杀，袁崇焕被杀，袁崇焕被杀

处，实非有意僭妄。因为古人的书上有，我就信笔借用了，没有细想，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刻的家谱内，载有你的奏折一本。从前黄检刻印其祖黄廷桂的奏疏尚且得了大不是，你不是不知道，还敢将自己的奏稿刊刻，岂不是有心违悖圣旨么？

供：这本奏稿是由我做藩司臬司以后历次所上的奏折辑成的。虽刻在黄检得不是之前，但我不即销毁铲版，反而存留在家，就是我的罪了。

问：你所著《近思录》内有“先生见直道难容，欲告归以南巡，不果。”等语，这不是诽谤吗？

供：这“直道难容”的话系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并非敢于诽谤时政。但是此等语句妄行载入，就是该死了，还有何辩呢。

问：你所著《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是何用意？

供：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本是泛泛而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间隐情，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也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之处了，还有何辩。

问：你所做的《名臣言行录》将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还有你的父亲尹会一统通列入，是何用意？高士奇行私纳贿，人人知道。高其位由提督升为大学士并无政绩可言，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也无法与古之名臣相比，至于你父亲，虽做过巡抚、侍郎，也没有什么功绩。将上述人等列入名臣，这不是



你的狂妄吗？

供：这《名臣言行录》五本，是我平时看见宋代朱熹、司马温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所以，糊涂主见，也仿照他们，载录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并非我杜撰，或是从志书上或是从墓碑上采录下来的。今日各位大人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高其位毫无政绩，就是蒋廷锡等人也无好处。我自悔无知妄作，任意记载。至于把我父亲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名臣、尤属荒谬该死，别无可辨。

问：你所做的《名臣言行录》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朝人物极宽的样子，但你还晓得朱子生活在宋朝什么时候，你遭逢圣世，又是生活在什么时候，竟与朱子相比。况且，你擅自将张廷玉、鄂尔泰、蒋廷锡等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也算本朝名臣，是何用意？

供：我因为朱子所做的《名臣言行录》是从宋朝初期人士开始，编辑进了许多名人，我不过也想编出同时几个人来，以见本朝名臣众多，没有想到朱子所处的是什么时候并敢于有心仿照他。本朝臣子，自有国史公论，我擅自将平日知道的人随意编入名臣录，并将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等人一并列入书内，干碍是非公论，实是我无知妄作，无言可辩。

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道皇上圣意，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你为何将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曾经遭皇上罢斥或不能克尽职守的人列入名臣？从实供来！

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虽文字并非我自己所撰，但将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荒谬地一并列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叫袁枚的诗人，他写了一本书，叫《随园诗话》。

入毋论。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比如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我却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奸臣也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悔之无及了。

问：你所著《就正录》内说：“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谓不识时务”等语。现在有何处士怀才抱德不被录用，反说他纯粹为盗取虚名，还有“不识时务”等话，这不明明是诽谤吗？

供：我说“处士纯盗虚声”是《汉书》上的话，就是“不识时务”也是古人说过的。我说既名为处士就不该做官，若妄想做官就不识时务了。这都是我随笔模仿古人的话，并非确指某人，借以诽谤时政。但我自己做官，又逢如今登明选公的时候，这些话总不该说的，这都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什么辩呢？

问：你书内说不愿做台谏官，又说“不言不能自甘，多言又恐不测”等语。朝廷设立言官，原本让他尽言，如果确有所见，尽可直言，怎会导致“不言不能自甘”？况且如果所言切实恰当，皇上还要重用，何至有不测之祸。此话究竟指何人受祸？你又有什么心里话说不出来而不能甘心呢？可据实供来！

供：我这种话原是空话。我虽然中过举人，但未被保举当御史。看见明代言官多以抗拒皇上圣旨而获罪，史书上多称赞他们不愧御史之职，所以我就说了要做御史很难，我不愿意做台谏的话。其实，圣朝并未禁止言官说话，也没有做御史而受祸的人，叫我如何指实呢？

问：你所做《随五草》中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





衰，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意谓，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为纽带团结而成，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世宗宪皇上御制《朋党论》你见过没有？如果见过，你所说的岂不与御制论相悖谬吗？

供：我所写的“朋党之说起”等语，是因为读《宋史》时，见宋朝朋党之事甚多，所以泛论前代时事。至于世宗宪皇帝的《朋党论》，我幼时见过，但内容记不得了，并非胆敢有心悖逆。但恣意妄谈，不顾事理，这就是无知妄作了，实在该死。

问：《朋党论》乃世宗宪皇帝御制，原要禁绝朋党，你既然看见过，敢妄生议论。况且，自古以来以讲学为名分门立户，即系朋党之渐，你既做假道学又做《名臣言行录》，有心标榜，如将鄂尔泰、张廷玉诸人列入名臣，他子孙自然感激，而未得列入者，其子孙会怨望，这不是党同伐异的恶习从你而起吗？如此悖谬狂妄，实在是何意欲？

供：从前世宗宪皇帝御制的《朋党论》我幼时看过，但后来因为前代史书而妄生议论。总是我丧心病狂，天夺其魄。至于我所做《名臣言行录》列入鄂尔泰、张廷玉诸臣，实在是就现成的志书窃取写入，并非与他的子孙有交结情面。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编列，就像开出门户异同恶习。我所做文字中已经说到“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而自己又先开树党之渐，实是狂妄糊涂，罪该万死。

问：你所做《多病徒传》内有云：“子欲为帝者师”等语，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恃，难道你竟不知道分量，想做师傅么？这等狂妄之词是何居心？据实供来！

供：我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时，乾隆皇帝曾下诏，凡有书籍，必须经过他的御览，才能出版。

“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当时，张良也常常称病，所以，我做的《多病徒传》中便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师傅一般，实在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做《尹氏家谱》凡例内有“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外有何密奏，你能据实说出来么？

供：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我因为刊刻家谱时希图体面，便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又于凡例内混写上“密奏之事不载”一语，想借此夸张我父亲为时深得皇上信任，许多密奏外人不知。其实是我捏造空言，并无实据，总是我糊涂该死。

问：你自称“古稀老人”，去年皇上七旬寿诞，御制《古稀说》，你难道没有看见？也自称“古稀老人”，这不是你的狂妄么？

供：我见杜甫诗上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我年过七十，所以自称“古稀老人”。至于皇上去年所做的《古稀说》，我没有见过。今日大人们问我，实在觉得不是已极了。

问：你说“古稀老人”之称原出在杜诗上，但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看不到的。你任大员不比草野无知之徒，如何敢这般僭妄呢？如今将御制《古稀说》给你阅看，内中所指前古稀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么？我皇上临政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

供：我从前妄称“古稀老人”，实不知已有御制古稀说，今蒙发给我阅看，恭读之下，我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



这才是古所稀有，所指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佞各条实是没有的。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

问：你所做《随五草》内有“应举之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乡试、会试乃朝廷选拔人才的大典，你以老百姓前去服役来比拟，岂不是狂妄？

供：我那年应举之前因便血病重不想进考场，但朋友们屡次劝我，不得不过来，所以写了“直同于庶人之往役”，意思是说出于义务不得不过来，今蒙诘问，如梦初醒，还有何辩呢？

问：你的《亨山遗言》内称，梦到东岳大帝让你回到人世，并说：“公乃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等语，你又不疯，为什么说神说鬼。孔孟乃大圣大贤，你是何等人，居然说要继其宗传，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吗？

供：我当时因为儿子死了，神魂颠倒，此梦就不该记载。今查出问我，我也记不清竟认作孟子后身，不但荒诞狂妄，而且得罪圣人，实该万死。

问：你所著各书内这些狂妄悖谬之处你也无可置辩的了。但你平日编造这些话，或借引古人以讥讽时事，或妄自尊大摹仿圣贤，究竟是何等肺腑？况且当今时势有何可以妄肆议论之处。如今将你书内隐含怨望之处逐条询问尚不一而足。你心里自然别有见解，日积月累才编造了这些狂悖的话，今奉旨将你严讯，还敢含糊不吐实供么？

供：我所做的这些书内，原本都是援引古人的话，旧事居多，但我援引不论之处就象是讥讽时势，实在无法自解，及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以此立名，希图传世，所以自高自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末年，李鸿章曾向慈禧太后呈递过一份奏折。

大，自比圣贤，只想因此可以欺世盗名，谁想天理不容。我的书都已进呈御览，其不法之处已经昭然，还有何辩呢？就是无知小民如此作为尚且罪无可逭，况我做过大员，世受国恩，这等丧心病狂，惟有求皇上将我严厉惩治以戒天下后世。

问：你写的“李孝女暮年不嫁”一文中说：“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未婚），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人说合，要娶她作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吗？

供：我说李孝女年逾五十年依然待字的话，是平素听说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嫁，我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职务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章，要表扬她，我其实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她做妾的话写在文章里，这就是我廉耻丧尽了，还有何辩。

问：你女人平时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的女人，让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平常做惯了这欺世盗名的事，你女人也学了你这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况且，你既托为正人君子，必当成全此女名节，乃任凭你妻子要聘为妾，实属荡无廉耻，难道这是道学吗？

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至于我任凭她做这样的事，实属毫无廉耻，总是我平时所做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



事。

问：你当年曾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皇上到底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供：我当初在家时曾经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不辞冒昧妄求恩典了。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的事实。

公堂之上这精彩的一问一答，大至干犯朝廷定典，妄议本朝大臣、时势，小至讨妾、怕老婆，目的很清楚，就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尹嘉铨妄递奏折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决非偶然，乃一贯狂妄悖逆、日积月累的结果。非但如此，他还是一个假道学、伪君子，一个欺世盗名之徒。对于这样一个品学恶劣、曾窃踞高位的人施于任何惩罚都不过分。

作为被告的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所以只有“罪该万死”、“糊涂该死”地认罪伏法。但另一方面，又实在不甘心蒙受许多不白之冤。有冤不能喊，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在老实认罪的卑词下，千般解释，万般表白，自己的“狂妄悖逆”实非有意为之。

解释归解释，判官们可有一定之规，即使你说的条条是道，纵然你磨破嘴皮子，也是罪大恶极，因为皇上有旨，要惩办你！

皇上的“大度”与口诛笔伐

尹嘉铨身居高位干犯国家定典，且所著书内狂悖之处甚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尹嘉铨因上书言事而被处死。

多，实属“罪不容诛”，所以三宝等人判拟尹嘉铨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其缘坐家属，男十六岁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官。

奏折递进宫廷后，乾隆随即于四月十七日降下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为父请求赐谥、从祀，欲为帝者师，妄撰《名臣言行录》，以朋党为是，自号古稀老人，托言梦中神人告以孟子后身以及讨赏花翎，欲娶年逾五十处女为妾等等罪行，认为其罪即予磔诛亦所应得。然而，皇上是“大度”的，他不但没有下令将尹嘉铨剁成肉酱，反而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以绞刑，家属一律宽免缘坐。皇帝如此“仁慈”，大概是尹嘉铨一家始料不及的，所以他们赶忙“谢主龙恩”。

但是，宽免尹嘉铨家人，立即绞死尹嘉铨，并不等于皇上要让此案尽快成为过去。乾隆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要借尹嘉铨案昭戒朝廷臣工，天下士子，安分守己，洗心涤虑；他要向天下臣民讲明皇上的治国之计、皇上的英明神圣，所以在四月十八日又连续降下两道长谕。在长达七百余言的《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乾隆反复阐明，皇上的权威是至上的，国家治乱全在皇上是否英明。他首先从尹嘉铨所著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说起，指出，宰相（即相国）一职自明朝洪武年间已经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也相沿不改。大学士一职现只是根据皇帝的圣旨起草诏令奉职办事，与古时执政的宰相不同；而协办大学士本职乃尚书，不过属于御史、学士一类的官，更无法与宰相比拟。我朝开国以来，皇上乾纲独断，勤政爱民，有何事需要大学士帮忙决策过。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只可就朝政不纲

来源